

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

- 缠绵之旅
- 窥视
- 边缘
- 致命的邂逅
- 逃离一座城市

A Sentimental Tour

缠绵之旅

张欣 等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〔中国当代情爱〕
〔伦理作品书系〕

张欣 等著

A Sentimental Tour

缠绵之旅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缠绵之旅/池莉等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1.1
(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)
ISBN 7-5442-1758-2

I. 缠… II. 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9174 号

CHAN MIAN ZHI LU

缠绵之旅

责任编辑 蒋和欣

责任校对 吴 起

封面设计 北京天地经纬文化公司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5350227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排 版 文昌照排

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125

字 数 410 千
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442-1758-2/I·330

定 价 21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缠绵之旅	张 欣	(1)
一周	郝 炜	(38)
边缘	祁 智	(63)
阿江	羊 夏	(101)
今天是你的生日	刘广雄	(128)
致命的邂逅	张 欣	(173)
消失的红枫林	柳 明	(218)
窥视	王大进	(263)
逃离一座城市	姜广平	(278)
马蹄莲	凌 寒	(328)
反动	王静怡	(353)
王小淳的光辉	郑建华	(394)
踽踽	王海玲	(440)
玄武湖焰火	王大进	(473)

缠绵之旅

张 欣

过了四十大关,黎渺渺也只好承认自己是老女人了,尽管内心是千万个不甘不愿。现在什么事都讲证据,脸面就是铁证,眼角的笑纹深重了许多,皮肤泡泡肿肿抗拒化妆品似的不肯服贴,假如缺一觉熊猫眼就出现了……同时外出穿套装裙,有意无意注意报端上的养生之道,在耳后涂抹香奈尔五号香水,听蔡琴的委婉深切的怀旧歌曲等等等等,无一不是老女人的经典特征。

渺渺是交响乐团的合唱演员,以前学美声学得很辛苦,风雨无阻的去音乐学院上课,又拜名师,早晨五点钟起身嗷嗷叫,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唱出来,结果是偶尔会领唱而已,并且那些唱出来的人好像也没怎么样,就算是在国际上拿奖在国内同样吃不开,流行音乐又轻松又造神,天王巨星像飞碟中的人物那样戴着耳机型麦克载歌载舞,宛若霹雳雄风,真刺激啊,人们需要的就是这个。

人都有倦的时候,渺渺也一样,年轻时心气高远,大有孤身走我路,独攀艺术高峰的宏伟志向,现在累了,攀不上去了,但是心气始终保留着。

这股心气也不知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,一方面她这个人身上真是极少世俗的习气,年轻时,同团的演员因为会巴结领导,便像拔萝卜那样从合唱队拔出来独唱,就算有点走音观众也听不出来;

还有的人及时放弃美声，模仿邓丽君唱邓系口水歌，也在流行歌坛占有一席之地。渺渺坚信的实力以及对艺术的赤诚尽管没成全她，但总是人生可宝贵的吧？！但另一方面，她的心气又一次次地让她错过了婚嫁年龄，不是没有人追求渺渺，她也曾对有的男人心仪，然而火星撞地球总是很难，擦肩而过的机率倒是成百上千。她身边的女孩从国内嫁到国外，从穷鬼嫁到大款，虽不尽如人意，但总是个归宿吧，只有她形单影只。

渺渺的家也在广州，父母亲是南下干部，现在退休在家。不过渺渺不在家住，团里分给她一间小房，被她布置得情调兮兮，很留得住人那种。每两个礼拜，渺渺会在周末的晚上回家吃晚饭算是探望了父母，她的姐姐和两个弟弟都是拖家带口的，父母亲最喜欢这种大团圆的场面，不管孩子们怎么闹，围着餐桌瞎跑，或狂摇可乐瓶，以它的喷出做武器互相对打，也不管儿媳妇的脸多虚假多难看，把处理价的苹果、八级花茶提回家装样子，父母仍是笑脸盈盈，渺渺真是烦还来不及呢。

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躁动，交响乐团当然也不例外，乐手歌手去星级宾馆演奏或唱夜总会，这还能算新鲜事吗？工资太有限了，奖金时有时无，但渺渺是不会去唱夜总会的，同时人家也未必请她，现在失恋的人听了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就挺贴切，何必要欣赏《茶花女》中的咏叹调呢？团里室内小提琴四重奏的演员在意大利薄饼屋认真演出，美妙音乐里飘荡着火腿肠味，渺渺是从内心里感觉到疼，为艺术痛心。

没有家累，也没有太强的物质欲，渺渺觉得钱也够花了，平时的演出也不忙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听蔡琴，写诗，看书，她觉得自己活得很高尚。

如果不是老同学沈洁熙的一个电话，渺渺的生活估计是很难改变的。洁熙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个活跃分子，宣传队里的台柱，凡事热情热心。她在电话里说，最近老同学、老熟人们在一块策划了一台晚会，名字叫“时代——我们”，像《东方红》史诗那样演绎我们

这一代人的生活历程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你来参加吧，你独唱《我爱你中国》，最好也还能兼点别的。

老实说，一开始这消息并没有令渺渺兴奋起来，干了这么多年的专业文艺团体，她对业余的小打闹实在没有什么兴趣，权当是帮帮他们吧。不要随便驳老面子，这点人情世故她还是明白的。

排练场是不固定的，据说市里所有学校的体育老师都是这一代人，所以无偿拿出篮球场给大伙排练并非难事。另外有一位同龄人是某银行的办公室主任，他可以免费提供食堂，银行的食堂很大，水磨石的地板，挺像回事的。

第一次参加排练就是去食堂，渺渺故意晚到了一个小时，她穿一身湖蓝色的套装裙，围着一条白云似的长纱巾，白皮鞋白手袋衬托着她下视的目光，白色是高贵的呀。然而并不像她预计的那样，会场刷地静了下来，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，然后交头接耳……之后她便被隆重地推荐给大家。

食堂里很乱，有的人在练唱，有的人在练诗朗诵，还有一大群人在跳舞，草原上的一伙，海南割胶的一伙，还有一伙老老的少先队员，各自跟着音乐跳跃，转圈子，看上去手忙脚乱。没有人理会渺渺的到来。

一个穿着蒙古服的女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脑门上还裹着金黄色的皱巴巴的绸布，渺渺辨认了一阵儿才确定是沈洁熙，要不说岁月如飞刀，刀刀催人老，洁熙的脸也旧了，不穿蒙古袍还好，扎了宽腰带特别的见粗，要知道她从前也就是碗口大的腰身。

洁熙道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，快快快，蒙古舞还缺一个伴舞，就是你了。”边说边拉着渺渺走，渺渺想解释塞车什么的，显然洁熙也不要听，以为她会夸奖自己优雅的服饰，洁熙根本就没有完整地打量过她，只把她拉到队列前，当着两排蒙古大嫂的面，叫她脱掉高跟鞋，准备学舞练舞。

这是洁熙一贯的风格；不由分说。但这不是渺渺的风格，没等

她为难的表情显现出来，洁熙已笑道：“多少年了，还是这么装模作样的，你忘了小时候你当值日生，检查我们剪没剪指甲，脸板得像小板凳似的。”

洁熙拉渺渺坐下：“别老那么架着，你看看这次参加演出的人，总经理就打，其他的什么科长、处长、局长多了去了，专业文艺团体的也有。”洁熙随便说了几个人名，确实也是掷地有声，渺渺看着诗朗诵的那个人眼熟，洁熙道：“蓝濛啊，你不记得蓝濛了？！”

天哪，渺渺真要目瞪口呆呆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蓝濛是她的偶像，他比她高两届，那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红卫兵组织里的宣传部长，一手好字好文章，还是《红卫兵组歌》里的领唱，声音不仅深厚、宏亮，还充满磁性。那时候渺渺是小屁孩儿，连跟人家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是现在，他就在她的眼前，念着诗句来回踱步，整个的沉醉在诗句之中了。

他也明显见老了，不然渺渺怎会没认出他来。他头发稀少，腹部微微凸起，但他身上的英气和魅力仍依稀可见。渺渺正在发呆之际，洁熙听到蒙古舞曲，一点铺垫也没有，如同骏马般地飞驰到队列里，她握缰的动作颇为夸张，简直让渺渺都心动了。

渺渺和洁熙倒是始终保持联系，洁熙的性格是什么也拉不下，吃屎都要赶上热乎的。当年她考上电视台，那时的电视节目还很幼稚，没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，个个都是二把刀。洁熙主持少儿节目，成为众所周知的洁熙姐姐。早不早的，她就跟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成了家，把那人夸成三浦友和，住在简易的筒子楼里，渺渺还去做过客，在公用厨房下鸡蛋面吃。洁熙的丈夫扛煤气回来，渺渺就以为他是煤气公司的小跑腿儿，把三浦友和缩小三号都比这人魁伟，五官又挤在一块，真正货不对板。

他们很快就离了婚，这场婚姻的结果是洁熙身边有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沈晓燕，其他的，根本是雁过无痕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洁熙没有消息。渺渺听人说她嫁了个日本有钱佬。再后来，果然接到洁熙从横滨打来的长途电话，也没说

什么，只是哭。幸亏渺渺了解她，没有太认真，对洁熙你就是不能太认真，当年她跟晓燕爸离婚，渺渺陪伴她度过多少不眠之夜，后来她全忘了，渺渺提起来，她整个一个茫然，在记忆中搜索良久仍没有印象。这种女人也好，怎么活都不会凄凄艾艾，换上渺渺，全部都成了刻骨铭心的东西，是生命中的行李，丢不掉的。

再见到她，真的是光彩照人，地道一个东洋女人，脸上白白粉粉，淡茶色的大墨镜，淘米色的至膝外套，配短短的同色一步裙，脖子上系着小方丝巾，栗皮色的碎花，图案精美，至少是女人人见人爱的那种。洁熙派出来的名片，也是什么株式会社之类，在五星级酒店设办事处。

如果洁熙能做生意，那全国人民都成企业家了，渺渺总是这么想。

最终，渺渺还是答应了学蒙古舞，洁熙教她的时候，有七八个热心人围过来，纠正她不规范的动作，连同洁熙的一块纠正。尤其一个工商管理局的副处长，女人男相，那股严肃劲儿仿佛查到了假冒伪劣产品，其实她的动作怎么会比洁熙和渺渺协调？洁熙搞文艺的时候她在哪儿呢！渺渺到现在还每天练功上形体课，真是正规军遇上了土八路，讲都讲不清了。

见渺渺挂着脸，洁熙小声劝她道：“她们就是热心，想把晚会搞好，有一次星期天约我出来，我以为是一块练呢，结果八个人一起辅导我，我也没生气。”渺渺撇撇嘴道：“你当然不生气了，什么事说忘就忘。”洁熙笑道：“不开心的事我记那么清楚干吗？要不我永远快乐永远年轻呢？！你呀，就剩下一个端庄了。”

这一天练下来的结果是，黎渺渺回自己的住处时累得提着高跟鞋和白丝巾上楼。有个邻居见到她忙道：“排队挤体育彩票去了吧？！告诉你还真有中了的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中了部桑塔纳……”渺渺没怎么搭理她，回到房间把鞋一扔，心想，他奶奶个熊。我身边的人也太不了解我了，就凭我黎渺渺，会去买什么彩票吗？！

不知怎么回事，怀旧晚会的那些业余排练场就像按了磁铁似的，吸引着渺渺一天到晚地往那里跑。

这也是她始料不及的。有一天她也搞不清在哪个学校的操场练队形，一会两排，一会四排，一会分八字……头都晕了，到底她也不是搞舞蹈的。忽听有个稚嫩的声音问道：“二姨你在这儿干嘛？”定睛一看竟是姐姐的女儿，真让她感到失态，姐姐的女儿也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除了蒙古舞，渺渺还多担任了两个歌曲的伴舞，比洁熙少，洁熙舞着上场就八次，还不包括女声小合唱。

可能是蓝濛的原因吧。

蓝濛注意到渺渺是第一次连排，渺渺穿了一身黑色的紧身练功服，雪青色的毛线护踝，因为前后左右的伴舞都胖得像地主婆，她就显得格外超凡脱俗，身材匀称，没怎么变形，看上去典雅、利落。渺渺在队列里不说是鹤立鸡群，至少也是最打眼的一个，洁熙根本就找不着了。

后来轮到渺渺唱歌，简直把在场的人都给震了，就是那首《我爱你中国》，被她唱得行云流水，高音如峻岭翠柏，浑厚如大地胸怀，欢快的时候是牧童的响笛，花腔的时候是百灵鸟的啼鸣。所有的人都被她的歌声降服了，其中当然也包括蓝濛。

节目在一个接一个地过场，蓝濛的诗朗诵在前面已经结束了，还有就是收场前再昂扬一家伙。连排是临时借的友谊剧院，没有演出抽空用一下。

下场的人都舍不得走，坐在观众席里看热闹，其实也看过多少遍了，还是情不自禁地回味。蓝濛像是无意间踱到渺渺跟前：“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？”不等渺渺回话，洁熙抢答智力题似的答道：“她也是我们学校的，跟我同班，还是你的崇拜者呢！”这有点让渺渺的脸上挂不住，狠狠瞪了洁熙一眼，蓝濛没说什么，只是宽厚地笑笑。

晚上，渺渺和洁熙一块去吃东北菜。洁熙和以往一样，一惊一

乍道：“我的姑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架着，蓝濛刚离了婚是钻石王老五，我这不是一下就把你们的距离拉近了吗？！”渺渺在心里吃了一惊，莫非是我的缘分姗姗来迟的念头闪电一样的在她的脑海中掠过，但她的脸上却是超常的平静：“那时他身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莉的女孩，两人如胶似漆的……”洁熙道：“那都是解放前的事了，后来蓝濛被定成三种人，什么莉早就跑了，他被下放到了梅县，还真有痴情的，他们班一个女同学夏卫红，就是那个黑黑的大嘴巴，人特别进步那个，跟他去了梅县，不久两个人就结婚了。人家都说夏卫红，原来蓝濛爱的也不是你，你犯哪门子贱啊，就算是英雄救美也不是这么个救法，当然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夏卫红亏了，挺进步一个团支书一直窝在下面，前两年两口子才调回来。”

“回来就把人家给扔了，也太不仗义了吧？”渺渺一边吃醋溜土豆丝，说话也那个味的。洁熙叹道：“没有爱嘛，你说能怎么着，一个大儿子，这么老高，住读了，两个人更没话了。蓝濛跟我一样，是心气高的人，不甘心总没错吧？”渺渺语气淡淡的：“那他老婆怎么办？这个岁数了，谁还会多看她一眼？！”洁熙道：“这就是选择的代价啊，别以为你当年吃了亏，日后就有回报，有人感恩戴德一辈子。蓝濛就跟我说，他最受不了别人总觉着他这辈子全是沾夏卫红的光。这也真是个悲剧，夏卫红为了爱吃了不少苦，偏偏离她最近的蓝濛不会领情，蓝濛还觉着自己拯救了夏卫红呢，因为他没有爱，全是牺牲。”渺渺愤愤道：“那他当初就别结婚啊，又没有人逼他。”

“咱俩就别较劲了，”洁熙笑道，她和渺渺之间的鲫鱼萝卜丝汤大口大口地喷着热气，一团一团的白雾笼罩着彼此的脸，活生生的镜头像在柔光镜里一样，让人顿感时光倒流，她们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美好啊，哪怕是一次一次地犯错误，惹麻烦，伤心，落泪，做白日梦……其实青春最让人留恋的不是紧绷的皮肤和苗条的身材，恰恰是犯错误的专利啊。洁熙继续说道：“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不管怎么说，蓝濛也算条汉子，如果他不跟夏卫红离婚，又在外面包小蜜，谁也不会指责他，不会担忘恩负义的臭名，可他没这么做，

至少他不虚伪。”

这样一说，渺渺也就无言以对了。不过她想，洁熙成年在日本，回来的时间也不长，反而比她知道的事多，可见她是小楼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了。

临分手的时候，洁熙问渺渺：“你到底觉得蓝濛怎么样嘛？！我也好给你创造机会。”渺渺装假道：“什么怎么样？！”洁熙意味深长地笑了，拍拍渺渺的后背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有人说，现在的中国，最温情的地方是最市场经济的。这话一点也没错，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也好，“老三届”也好，饭店开得火火的，仔细一想均是温柔一刀，更不要说豪华旅游和激情夜总会了，哪儿哪儿不是你要温情我要钱？！渺渺以为《时代——我们》怀旧晚会是一方净土，然而她错了。

晚会挖掘到一个同龄人，女性，是外资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，年产值上亿，真正是财大气粗。组委会煞有介事地请她出来试唱，她是颤抖型金属女高音，声调一高便气若游丝，人仿佛在寒风中打战，发出一种利器划玻璃的动静。但组委会的人像排练好了一样，交口称赞，叹为观止，认为这个独唱不上，晚会将黯然失色。

这个女人姓吴，人称吴女士，体态雍容华贵，戴一付白金边的水晶眼镜。头发梳的跟宋庆龄一样，喜欢穿黑长裙，裙裾在高跟鞋的跟部磨来荡去，像《蓝色的多瑙河》。吴女士决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演出，她独唱的曲目是《我爱你中国》。每个人都有看家的本事，她觉得自己唱这首歌经验丰富。

本来也没有什么，黎渺渺可以唱其他的歌。但渺渺受不了人们对她的态度，就因为吴女士同时给晚会赞助五十万元，大伙就都跑来做她的工作，好像是她影响了晚会的质量。组委会居然有人说，你要是不愿意换歌，那就别唱了，我们现在是节目多得挤不下。这是硬的，软的，就更多了，谦让一下吧，你是专业水平，唱什么歌都是专业水平，跟业余的争歌，没多大意思。

黎渺渺心想，我也没说不同意把歌让给她啊，不就一首歌嘛，

又不是出国演出，就是出国演出，一次去朝鲜，一次去埃及，全团人都上上下下勤走动，生怕漏掉点什么消息，生怕自己去不成，渺渺也没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照样不动声色。渺渺挺佩服自己这点的，关键的时候沉得住气，没有什么事是特别了不起的。

可是这次她真是有点愤怒了，不就是五十万块钱吗？怎么这些人的嘴脸全都变了，什么温情、怀旧、高水准，这时全成了屁，居然假设出情况来威胁她。晚会的开幕上还设计着蔚蓝的天空，雪白的云朵，两个抱和平鸽的孩子……不如挂上金元宝还实事求是些。

渺渺越想越生气了，自然板着面孔不说话，组委会对她的误会更深了。“不就是个合唱队的演员吗？架式也拉得太大，惹不了了？！”“人家说老姑娘都挺怪的，要不然剩不下。”“谁拉她来的？沈洁熙，那人就有病，晚会成她的娱乐场了，逮谁让谁来，要不节目能跟下蛋似的，越来越多。”“全是些不相干的人，环卫局、计生办，胖得跟地主婆似的，吴女士这样的，一个找不着。叫她家的日本鬼子赞助赞助，她一口咬定他没钱。”……

人和人就是不一样，渺渺泪洒衣襟，决定退出演出，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决不与市侩为伍。洁熙就一点也不生气，乐融融地劝渺渺，“人家五十万唱一首歌还不能任挑任选吗？就像你有一百万，不就办独唱音乐会了吗？还能总在合唱队里熬着？！你要是这么一走，倒显得你小气了！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！”

渺渺心想也对，但胸中的恶气是不吐不快。

这时，蓝濛挺身而出，他既不是组委会的，也不是导演组的，所以他能站出来说话特别可贵。他找到一个这类人差不多都在场的机会，他说，我们到底是怀旧还是募捐？是追忆一代人的足迹还是大伙一块陪有钱的太太唱卡拉 OK？！办晚会当然需要资金，但终极目标不是赚钱吧？！如果要牺牲晚会的质量来赚钱，我们又何必用那么崇高温情的旗号，用我们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去换取名利，这太残酷了吧？！

他的话让排练场安静了数分钟,最受感动的当然是渺渺了,她觉得他话中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,而且其中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或者吴女士,避免了把一个原则问题吵成了家长里短。渺渺突然就释然了,真的,就是给她时间和机会叫她尽情倾诉,她也说不出这么让人荡气回肠的话,所以她的目光一直投向蓝濛。

大伙开始议论纷纷,莫衷一是,都知道蓝濛说这段话的起因和针对的事件。可是时代到底变了,那种登高一呼,应者如云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除了直销现场会、法轮功、原始股……钱与健身或许还有这个魔力。虚化的慷慨陈词怎么可能让人长久地热血沸腾?有人心想,恐怕只有在这种时候,蓝濛才能重温昔日的辉煌吧。

组委会里有个瓦刀脸的中年人,同时还是舞蹈编导,有点核心人物的感觉,他很少笑,一张仿高仓健铁面风格的脸。他站起身来,没有应对蓝濛那番话的意思。他说,吴女士的歌一定要唱,而且也一定要唱《我爱你中国》。因为吴女士的五十万已经派了用场,用于压制光碟,光碟将随票奉送,同时晚会轰动之后,市场上很可能需要大量的光碟,要知道同龄人比起追星族只会多不会少!

他的话引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。

是这种态势把两颗孤独的心推到了一起。

蓝濛也同意洁熙的意见,渺渺不能退出演出,太抬举那伙人了,又有点小题大作,他帮渺渺找了一首歌,谷建芬的《那就是我》,渺渺一唱,蛮好。

为了表达感激之情,渺渺要请蓝濛吃潮州菜,蓝濛欣然接受,但提议到远洋宾馆的揽月阁去吃西式套餐,又清静又便宜,情调便不用谈了,去了就知道。

那个傍晚的揽月阁,一桌客人也没有,好像精心收拾停当专门等他们来似的,墨绿色的格子台布,上面放一个通体透明的方口玻璃花樽,一把鲜百合插在里面,连水中的根都是美的,青条条的翠绿,纤嫩得几乎半透明。花儿盛开,蕊子是动人的鹅黄,蜜蜜绒绒

的，把女人形容成花就对了，渺渺就觉得自己是一株百合。

餐厅的一面是落地玻璃窗，窗外连着长方形的大阳台，出到阳台可以俯瞰羊城美景，是二十八层楼的高度。即便是相对而坐的吃饭，也可以观望到夜晚一盏接一盏亮起的灯光。渺渺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，来了才感觉到久违，她也知道经济社会了，这一类的场所越来越多了，可她一个人，到这种地方不是赁添惆怅吗？

渺渺是一个讲感觉的人，讲到一把岁数还在讲。她今天的感觉就很好，因为心情，也因为自我调适。她没有穿套装裙，而是穿了一条从上到下系着一排扣子的牛仔连衣裙，雨过天晴色，样式简约，除了小翻领外，上身部分有两个明兜，就这样，布质十分柔软，还是她出国演出时买的呢。曾有一段时间是她的最爱，后来也不是这条裙子失宠，而是她自己渐渐不自信了，并且团里也有的人开玩笑说，黎渺渺，你穿这条裙子，后面看是想犯罪，前面看……那人不说了，渺渺知道不会是什么好话，不是“往后退”就是“准备防卫”，她也懒得计较了。她今天穿这条裙子化了点淡妆，又是晚上，看上去就不觉得不和谐。

香水她用的是“毒药”，香奈尔五号太提醒人了，她希望自己暂时忘记年龄，这样她会显得自信一些。

蓝濛要了两个套餐，之后服务员送来两小杯杜松子酒，说是饭店送的，让人有一点小小的惊喜。这时候，陆陆续续又有些客人进来了。

喝罗宋汤的时候，他们才真正松弛下来，聊天他们还是有许多话题的。蓝濛其实并不怎么特别喜欢年轻的女孩，那种青苹果是专门给大款们预备下的，一方有钱，一方撒娇，哄是乐趣，发嗲是兑现的武器，谈笑间有人心甘情愿地花，有人高高兴兴地得，不是挺好嘛。蓝濛是没有闲钱挥霍的，他知道自己魅力要在谈话中显现出来，而只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才能做谈话对手啊，像渺渺这样优雅的有点做作的女人，特别注重生活情趣又无人欣赏，无形中就变成了蓝濛尽情发挥的舞台。

蓝濛活得既不轻松也不快乐，调回广州，还是以前的老同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跑了一年零八个月，才算离开了梅县，调进广州市政府的名城办公室。这种单位一听就是没戏的，就是要把广州市建设成历史文化名城，但实际作用呢？规划有规划局，圈地有国土局，城市建设有城建局，保护文物有文化局……名城办是干什么的，连名城办自己的同志也说不清。

单位虽不好，但蓝濛还分到一套旧房，也算不幸中的万幸。离婚之后，住房归了夏卫红和儿子，他就在办公室里搭了张床，过上了单身日子。

夏卫红对他是特别的恨，这种恨已经不可能转化为争吵了，因为无论是怎样的争吵也都还含有爱的成份，夏卫红的恨是不理，偶尔也会虎视眈眈地瞪着他，有一次，他们创造了三个月不说一句话的记录，包括生活用语。夏卫红本来也是可以走上仕途的，她天生就是一付女干部的形象，但是拖了个蓝濛，组织上就考虑别人了。

当初要爱情不要官是她自己的选择，但随着岁月流逝，她也发现蓝濛并不爱她，一直以为生活是魔术，像文艺作品里展示的那样，你张开双臂打开胸襟，十年二十年的焐一块石头，它就会化作一股柔情。但在夏卫红身上这一点并没有灵验。蓝濛是规矩人，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，倒是他一生都在失意之中，也没那个心境。可他不爱她这是真的，看着她辛苦他不心疼，而且不是故意的是本能，至于夫妻生活，他早就碰都不碰她。

所有的这一切，一点一点地积淀着，夏卫红也没法向人哭诉，她的父母因为她和蓝濛结婚闹得跟她断绝关系。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变成了仇恨。

两个人边吃边聊，不觉夜幕低垂，窗外的景色化作万家灯火。餐厅里熄了大灯，为每个桌子送来了烛台，红烛泪凝，令每个人心中升起似水柔情。这时候怎么能没有音乐呢？渺渺叫来服务员问道：“怎么这里有钢琴却没有人演奏呢？”服务员笑道，“原来是有，但后来客人太少，我们也就不请人演奏了。”渺渺道，“你去跟经

理说说,我想为这位先生唱首歌,我是交响乐团唱歌的。”

服务员去了一会儿转来,莞尔点头做了一个请的姿势,渺渺便起身随她过去了。

渺渺坐在钢琴前静默了一会儿,显出了她是专业人士的素养,紧接着,叮叮咚咚的琴声从她细长的指尖下跳出,并且在餐厅里弥漫,盘旋。她唱了一首旧歌《桑塔露琪娅》,歌声,连同她优雅的姿态一下子就把蓝濛迷倒了,蓝濛觉得渺渺实在是解风情,包括她的衣饰、体香、歌曲,回眸一笑,无不让他怦然心动。

那晚,在揽月阁的阳台上欣赏灯河夜景,渺渺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,灿烂的星光把她吸引住了,她自言自语道,“我还以为城市被污染得没有星星了呢……真是好久好久没看过星星了……”她说着,蓝濛也抬起头来陪她观望,似乎是无意的,蓝濛把他的手臂轻轻搭在渺渺肩上,渺渺幸福得几乎昏厥过去。

给怀旧晚会制作光碟的是仟黛音像公司,艺术总监叫江之郎,那天他来看节目,派头大得不得了,首先是他自己,披肩发,又穿一身黑,挺冷峻的,其他前呼后拥的人全是奇装异服,新的人类。在中国搞艺术,人要怪起来,你是芸芸众生,那还搞什么音乐?芸芸众生看你跟平常人似的,也怀疑你的能力。

《时代——我们》决定制作光碟,许多小公司闻风而动,连国营的音像、唱片公司也来接洽,为赚钱你叫他承诺什么都行。组委会的瓦刀脸说,小公司不行,我们晚会的演员都老成牛鬼蛇神了,录像制作再不讲究一点,怎么珍藏怎么卖?!所以他宁可倒过来求最牛气的音像公司。

仟黛公司是首屈一指的大哥大地位,曾经推出的歌星已经家喻户晓,至今活跃在歌坛,他们的成绩有目共睹,同时也是仟黛的活广告,吸引着无数发明星梦的青年趋之若鹜。

江之郎虽然也是同龄人,但他一点不醉心于怀旧节目。在他看来,一头扎进这里的人无非两种,一种是现实生活中比较失意的